

，§ 所謂正義

除了女人，男人就只有政治這個話題。



當阿斯帕西亞拿著酒杯離座時，亞齊娜站起來要跟過去，被德謨克利特一把摟在懷裡。

輕咬著亞齊娜的耳珠細語：「別壞人好事!」

亞齊娜一臉羞紅與詫異。

德謨克利特笑摟著亞齊娜說：

「阿斯帕西亞、佩里克特(Perictione 柏拉圖的母親)與我們亞齊娜是雅典最美麗的三朵花。你們說，對不對!」

人比花嬌，亞齊娜是最嬌嫩的一朵，是德謨克利特從雅典一個寡頭手上摘下來的。

希波有事請託，第一個答腔：

「亞齊娜肯定是春天最美麗的綻放。」

「這小子臉皮真厚 看我怎麼作弄他。」小伯里心裡嘀咕著。

修昔底德：

「阿斯帕西亞、佩里克特都是我們政壇上的女強人。

比起花，她們更像大樹吧。

我想她們倆對政治比美貌更有興趣。

現今局勢詭譎，和約何時會被撕毀還真難說，而且神殿方面似乎也有異動。

到底甚麼是城邦正義？

能請高爾吉亞說說嗎，或者說，這世界到底有沒有正義？

正義不就是拳頭說了算嗎!」

修昔底德 33 歲，正值壯年，經歷了戰爭又從瘟疫中存活下來，滿臉滄桑。

唯有經歷過死亡的人才之知道生命是甚麼。

高爾吉亞：

「戰爭中，你死我活，只有利害，何來正義？」

我從前講城邦正義，警告世人波斯的陰謀，畢竟是紙上談兵。

(註：西元前 408 年，高爾吉亞在第 93 屆奧林匹亞運動會上發表演說，呼籲雅典和斯巴達團結起來對付波斯。)

今年夏天我將作為政治大使到西西里島敘拉古(Syracuse)尋求給雅典的軍事援助。

正義要以武力為後盾。

雅典的民主制與斯巴達的寡頭制，我比較傾向於民主制，這不是說斯巴達一無是處，也不是說民主制是完美的。

不知道哪一天有最好的制度，我也不知道所謂最好的制度應該長怎樣。」

德謨克利特：

「可惜哲學家是理論的行動主義者，否則哲學家當執政官會比較體恤下層社會，雅典的民主其實是貴族的民主，並不是以民為主。

雅典與斯巴達的教育就是在教導敵對方是邪惡的，我方代表正義。

就好像說，人類是宇宙的中心，天知道有沒有外星人。

你們在這大海上 看著星空 不覺得人類很渺小嗎！

扯遠了，我們說近一點的吧！

最近希俄斯島有一幫人在謀求獨立，我們此行主要是觀察並勸阻這幫人的活動，參觀恩諾皮德斯的天文館只是順道而行。

關於這一點，能否請使者說幾句話。」

雅典使者冷冷地說：

「最好他們把希獨運動搞大一點，沒頭沒尾的反而難辦，滅了希俄斯，也好讓其他城邦死了心。

不如你再跟他們添些料把火燒旺一點，帝國也好敲打其他地方的寡頭勢力！」

修昔底德：

「兩個強權抗衡中，一個小城邦這當下謀求獨立真是不自量力！

但是血流成河畢竟不是最好的辦法，也許只是少數人的愚蠢與躁動，多數居民應該只想過平靜的日子。可以減輕一點稅賦嗎？」

使者：

「帝國大軍即將遠征西西里，正極缺銀糧，準備鑄造金幣呢！」

德謨克利特：

「搞獨立，還不是政客為私利操弄權謀嗎！群眾是盲目的，是一群傻子。

我真替恩諾皮德斯擔心起來。」

高爾吉亞：

「騙子能騙多久，必須由傻子決定。」

希波正想站起來說話，冷不防小伯里伸出腳，拐了一下，差點撲向莫妮卡，臉紅又不好發作，只好尷尬地站著。

「關於獨立，你有何看法？」看到希波站起來，德謨克利特這樣問。

希波不知所措：

「我...我覺得莫妮卡是這裡最獨立的人了。」

底下一陣大笑，亞齊娜都笑出眼淚來了。

後記：

1. 柏拉圖的[高爾吉亞](#) [Leo Strauss](#)(1899~1973)古典哲學研究，此時高爾吉雅 56 歲。

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泝。王曰：「叟沴，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梁惠王在位(369-319BC)，孟子見梁惠王時是 63 歲，說「何必曰利，仁義而已」指的應該是一國之內。

國與國之間講仁義，是想站在道德的高位上行陰謀之事。

2. 德謨克利特不信仰上帝或眾神，而是相信世界完全由自然法則統治
3. 所謂修昔底德的陷阱是「一個強國的興起必造成現有霸權的懼怕與擔憂。」是美國政治學者 Graham T. Allison 提出來的。

指的是中國的崛起可能挑戰了美國的霸權意識。中國與美國注定要一戰嗎？

這是對目前世界局勢的擔憂，而台灣處於兩強爭霸的危機中。